

海潮音

古



第一〇三期
第八卷



(藏館列陳藝文寺導善) 畫震王

發揚大乘佛法真義
應導現代人正思

本刊宗旨

維揚多柳維鱗多鯉
鱗水既漸鱗德既平

集院刻北宋帝石經文字於三淞海鏡虛

吳昌碩



(藏館列陳藝文寺導善) 字碩昌吳



林定三先生參訪善導寺暨其獲獎剪影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大使泉裕泰於 9 月 14 日頒發「旭日雙光章」給予林定三。



林定三先生拜訪善導寺董事長如乘法師，並贈送平成 30 年度皇室獻上米。



參觀善導寺藝文館。



參觀善導寺舍利殿。



林定三先生至稻田觀察稻米的成長狀況。



2016 年林定三先生（前排左一）獲頒日本食文化海外功勞獎，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前排左四）頒獎。

新北市佛教會 寺院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之不動產處理講習會



新北市佛教會 寺院不動產處理講習會剪影

團體照。



范國廣老師提綱契領解說寺院更名登記。



新北市佛教會理事長如乘法師致詞。



新北市佛教會理事達融法師介紹主講人范國廣老師。



各宗教團體代表踴躍出席講習。



不為自己求
安樂但願眾生
得離苦

貴五居士 玄
華嚴經句 玄




佛
華嚴經句

眾
饒

生
益

匡山寺沙門玄



海潮音

第一〇三卷 第八期 目錄

中華民國一十一年（二〇二二）十月

02 「太虛大師法語」太虛宣言

編輯部

04 「大醒法師法語」太虛大師的兩大志行

編輯部

06 「了中和尚法語」成佛在人間

編輯部

07 有師若父

福恩

09 僧伽之光——緬懷了中長老

宏安

10 後輩典範——追思了中長老

見引

11 懷念尊敬的了公大長老

宏宗

12 玄奘大學籌備歷程之探析

——緬懷創辦人了中老和尚（一）

陳昭伶

17 渡——舞劇編創的起心動念

高子婷

19 臺灣本土近代佛教的歷史變革透視：

日本殖民下的佛教歷史社會基礎（四）

江燦騰

25 覺悟的難度與交流之「同風」（下）

夏金華

28 大乘三系——性空唯名（三十三）

清風明月

34 《無量壽經》與《大阿彌陀經》四十八願願文比較

——以彭際清與王龍舒的會本為範圍（八）

林港博

37 教訊

新聞組

40 服務專欄

編輯部

40 捐款鳴謝

財務組

海潮音 雙月刊

HAI CHAO YINBI MONTHLY

中華民國九年創刊

創辦人 太虛大師

發行人 如乘法師

社長 大慧法師

主編 陳昭伶

發行所 海潮音雜誌社

社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廿三號

善導寺

23, SEC. 1 CHUNGSHIAO E.
ROAD, TAIPEI 100,
TAIWAN, R.O.C.

電話 (02) 2341-5758 分機 221

傳真 (02) 2395-1606

E-mail hcybim@gmail.com

郵政劃撥 〇〇〇九八二〇三

戶名 海潮音雜誌社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〇五〇八號
臺灣郵政台北誌字第〇七六三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太虛大師法語】

太虛宣言

編輯部

世有流變，方有殊尚，匪唯政制，亦該教儀。今者，遠不徵五天，近不徵各地，專就我中華佛教觀之，固非大加整理，不足應時勢之所趨，而適機緣之所宜也。然自遜清末葉，輒有僧教育會之設；迨入民國，改組佛教總會，顧皆外緣激成，內無根極，憑虛結構，實不應名，是因未彰功效，旋即消歇，抑課其意指之所存，亦暫塗飾形表，相吹以息，相噓以沫，殊未能正本清源而條暢其支流也。太虛懷抱微尚，身歷繁變，研之積化，識厥真抵，端在整理僧伽制度。依我國習慣者言之，乃在改善叢林制度而已。昔者馬祖立禪林，百丈制清規，蓋亦察乎時趨，審乎機宜，有不得不變通者存。雖草創一家，風行千古矣！今議開建佛法僧園（見《整理僧伽制度論》），固將示各地叢林以模範，作全國僧徒之綱紀者。第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遵故蹈常，庸眾原爾。故必應見之效果，任其取法，不得懸擬條章，虛相籠罩也。雖然，道不孤行，德必有鄰，陳芻議於眾人，布金園兮誰者！此太虛於民國戊午之夏，欲集資南洋群島，以開建中國佛法僧園之緣起也。

太虛幼鮮讀書，初不知佛。嗣凝心佛藏，研慮經閣，久之如家珍乍失復獲！放觀世間言說文字，炳然明鏡之煥影，以之於世變亦頗了了。清光緒之末，輒興悲願，欲將佛法融攝古近東西之學術，率全球百國，胥循牟尼之化。十數年來，或處之以順，或出之以逆，或摧之以奇，或建之以正，或漫遊千里，或潛居一室，或混跡塵塵，或吊影空石，造次未嘗離乎斯志斯物焉。至歐

戰初起，內哀魚爛，外懼獸門，知人禍方鉅，杯水無力救車薪之火。既時節因緣有待，且天清月朗，正好修行，遂閉關普陀，期以三載。後嘗赴臺灣、日本，考鏡所至，亦足以發。次年，有邀遊南洋群島者，遂議建中國佛法僧園。予意國內僧林，頑蔽陳腐，癡習膠固，無堪與之更張者；能從海外得布金長者其人，當回國以創造之。不獲如願，則予藉之脩焉善逝，就錫蘭依佛塔以乞食終其身爾。

時在普陀，值陳元白、蔣雨巖、黃葆蒼居士等，請為講成唯識論，稍稍與言及整理僧伽制度及將赴南洋之計畫。復睹予所著道學論衡、大佛頂首楞嚴經攝論，心好之，堅請刊布，不欲以名示人，遂議用覺社為印行者。又僉謂歐戰猶酣，南洋群島華商亦蒙其害，不如從滬上組一研究佛學宣傳佛法之團體，提出所希望建議之業，以為徵集同志之地，然後漸圖進行，此覺社之所由立焉。歷八九月，傾向者漸多，有劉笠青、史裕如居士等，商設閱經、講學諸部。又倡議先立佛教大學院與佛教孤兒院，而樹模範叢林、專修叢林、傳布團、救濟團之基礎。予亦隨其議，遂訂章草，以徵求各同社泊知名長者居士之意見；多慮規模之大，恐無以相繼，躊躇不決，事因停寢。第其後，嘗面商張嗇庵長者，改簡單之辦法，仿照昔金陵楊仁山居士之祇洹精舍，加蒙、藏、梵文，期以五年，計用銀二萬圓，更以萬圓資派往蒙、藏、歐、美傳譯經教。既承深允就南通為相地籌設矣，不久獲觀歐陽竟無居士等所籌備之支那內學院一覽表及簡章，夫使支那內學院能速成立，則所行既同，分不如合，亦何必駢母枝指之是尚！但予對彼之簡章，亦猶有商榷究論之處也。

逮居杭州淨梵院，湖山僻寂，禪悅易耽，倦然有棲息之意。而覺社同人應現代人心之需要，謀出版海潮音月刊，託為纂輯。予謂苟無奪林泉之趣，斯本予志，夫奚辭哉！雖然，予僅能一年為限，此一年中予必斷除緣務，以專事編輯海潮音；過一年而往，非可預知。釋尊萬年末法，終將有出為住持之者，宣播於大地有情，在予則可以稍休已！（原載本刊一卷一期）

【大醒法師法語】

太虛大師的兩大志行

編輯部

志在整興佛教僧會・行在瑜伽菩薩戒本

當紀元前五〇〇年，印度的外道婆羅門教最猖盛，最有勢力，最能顛倒人民的思想，造成印度一個拜神拜火等迷信的時代。釋迦牟尼佛初出家修道，雖不是專為打破外道而出家修道的，然釋迦牟尼佛能以種種方便善巧，觀機設教，因病下藥；不久也就將全印度人民的信仰集中在佛教大道上，使黑暗一變而為光明的時代，這種成功，不是靠大智慧，大福德，大思想成功的，這乃是從大覺悟中觀察人民心理而設教化收的效。所以我釋迦牟尼佛永稱為世界的先覺者！

時代是剎那剎那在那裡變化；人類是剎那剎那在那裡進化；世界，國家，社會一切事業，也無一時不在那裡跟著變或進。宇宙間原來沒有「歷千古而不變」的東西。

現在，是一個甚麼時代？是一個甚麼世界？我們太虛大師看了世界的紛爭；國家的擾亂；人類的殘殺；以及佛教本身的衰落；不禁悲（大悲心）從中來，發心教濟，謀世界和平，謀國家安寧，謀人類合樂。這是大師的職志。我們知道世界國家的擾亂，全是人類殘害的結果。而人類之所以互相殘忍殺害，則都由於人的本性迷蒙所致使。所以欲求世界和平，國家安寧，以及人類和人類中間之合樂，捨將人類本性上的迷蒙住了的一層膜子割去不可；這層迷蒙的膜子，不是屬於生理的，不是醫生可以用手術割治得去的，這是屬於心性方面的，非以佛法來刷洗不可的。

本來「佛法不離世間法」的。換句話說：就是佛法為世間而建立的，假使沒有這世間，要佛法又有何用？而佛法亦無從生起。就是「佛」之一字，也是對待「眾生」而說的，若無眾生，佛亦不成。如此，我

們知道我們佛教徒——僧伽——是學佛的；是依據佛說的教法奉行的。佛因要教度眾生，故說佛法；佛因要把所說佛法永久住世，遺傳流通，故度僧眾。佛在世時，宣說法要，却是這種本懷。佛去世後，佛徒多曾奉行不渝，宣揚弘化。佛法到了中國，初始奉佛的僧伽，還都懷抱這樣的誓願，上求下化。（看唐高僧傳譯經諸師便知）可是宋元以後，就漸見式微了。有清代明，雖出了幾個大師（如藕益等）但終未能免去有清以來佛教的衰落，消沈。我們大師處於佛教如此衰落消沈的中間，他一面宣揚佛法以救世；一面則極力提倡「整理僧伽制度」。大師以為以佛法謀世界，國家之和平及人類之和樂，可以假政治；教育來實現佛化的大同。但看到化世化人的佛教本身事業反衰落不振，實不能不說是我們僧伽的大恥，大辱！而況我國一部分的同胞由民初以來已經起了不少反對佛教的聲浪。因此，我們大師決志「整興佛教僧會」。同時大師窺測到佛教衰落的原因，實由於僧伽不能發菩薩心，修菩薩行；只知自利，不知利人。於是由自利到自私；由自私到自暴，自棄；致造成險象包圍的今日之佛教。這都是僧伽未曾認識「出家所為何事」；未有一定的「志」「行」做學佛的目標之故。

「志在整興佛教僧會」、「行在瑜伽菩薩戒本」；這是我們大師的兩大「志」「行」。也就是我們大師希望全國佛徒同抱此志此行的兩大志行。大師的「整理僧伽制度論」，（論著於民國四年有單行本）依據時勢，慎思詳畫：以「住持僧」與「正信徒」分立「持教院」、「正信會」為兩大系；分立「各宗寺」及「宣教院」等於各省縣；最高機關則以一「佛法僧團」統攝之。其一切制度之周詳，籌備進行之步驟，極其完備，極易組織；無如我佛徒不自覺悟，不能聯合起來，共同整理。因此，大師更覺得非有一戒本，令一般佛徒同趨一途不可，遂更以「瑜伽菩薩戒本」，倡而行之。因為瑜伽菩薩戒本中的「四他勝處法」，「一，貪名利而自讚毀他戒；二，慳財法而不行捨施戒；三，結忿忍而損惱他人戒；四，著邪見而謗真樂似戒」。這「四重戒」，苟能受持，就是菩薩。苟我佛徒人人能行此戒，則何佛事而不興呢？

所以大師的結論是：「必能踐行此菩薩戒，乃足以整興佛教之僧會；必整興佛教之僧會，此菩薩戒之精神乃實現」。我們相信欲興中國佛教，捨我們大師的這兩大志行外，別無良方。（摘錄本刊九卷十期）

【了中和尚法語】

成佛在人間

編輯部

佛教把最高的境界叫做「成佛」，在哪裏可以成佛？佛經中告訴我們，是在人間。過去諸佛都是在人間修成的，未來你、我要達到成佛的最高目的，也是在人間。因此，每一個人都應該重視自己的人生。

一個年輕的大學生對我說：「師父，我要跟你出家。」我問他為什麼要出家，他說他已經看破了人生，覺得沒有意義，所以要出家當和尚。我說我出家五十幾年了，還沒有看破人生，你看破了嗎？這不是看破，只是一時的衝動，因為覺得人生沒有意義，沒有價值而來出家的話，那就錯了。我們是因為體認到人生有價值，人生更要努力，人生有更多的事要做，才來學佛，出家的。如果認為人生一點意義、價值都沒有的話，那為什麼還要出家？

學佛的目的，是為了追求一個更有價值、更有理想的人生，是為了「成佛」。成佛就是要把人提升到真、善、美的最高境界，這才是人生的意義，這才是出家、學佛的意義。如果覺得人生沒有意義了，只是在等待死亡的來臨，那麼，不但學佛學不成，做任何事也都很難成功，人生將會一無所獲。

在所有的生命中，唯有人生是最有價值的。既然我們有幸得到了人生，就應該珍惜，努力去創造一個完美的境界，這才是我們應有的觀念。如果感覺人生沒有意義，那就枉費我們生而為人了。

人的所有行為，都必須自己負責。以佛教來說，我們的一切行為，口中所說的語言，以及心中所想的念頭，都會留下「業」。就其來源即分為「身業」、「口業」、「意業」。

「身業」、「口業」、「意業」，會像影子一樣一直跟隨著我們，這些「業」又像是種在田裏的種子，總有發芽的一天，也就是俗話說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報應的意思。我們做了什麼事，說了什麼話，想過什麼念頭，都會留下什麼樣的「業」，這個「業」，別人是無法改變的，只有我們自己才能主宰。（節錄本刊七十七卷九期）

有師若父

世界佛教僧伽會紐西蘭副會長、紐西蘭觀音山道場開山住持
福恩



與了中會長合影。

福恩自幼與故園家鄉離別，有幸進入佛海之中探索學習。福恩先父輩來自中國廣東，落籍越南。種種因緣之中，福恩在越南出家，輾轉到澳洲，後落腳於紐西蘭奧克蘭，開啟觀音山道場，至今已近三十餘載。於異國立足，必須了解地方事務與民俗信仰等等，方能展開佛教弘法事務。

一九八九年，世界佛教僧伽會第五屆大會在台北市善導寺召開，有緣親近了中大長老，感謝了中大長老以父輩之情授袈裟、贈海清，鼓勵福恩勇敢前行，福恩方能戰戰兢兢專注於住持之職。

成為世界佛教僧伽會的一員，福恩深受了中大長老會長如師如父的鼓勵關懷。小至行旅中偶遇身體不適，了中會長親為福恩邀醫治療。遇有暇時，受了中會長宴請中國江蘇風格家庭式的蔬食小聚，倍感溫暖。

福恩作畫為表達出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裡所記，觀世音菩薩隨類應化，遍於塵沙法界，無類不現的宗教意義，同時將宗教美與藝術美凝聚為一。

母親無私的愛像觀世音菩薩的大慈大悲！福恩以一筆一念觀世音菩薩的祈求，祝福世界上所有的母親，並展現觀世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現，苦海常作度人舟」的慈悲精神。在作畫5年的時光中，因為有觀世音菩薩的加被，三十三應身油畫像得以順利完成。

福恩受世界佛教僧伽會了中會長的鼓勵，在印尼召開的世界佛教僧伽大會中，為福恩辦理《觀世音菩薩三十三應身油畫展》，獲得各國參觀者諸多



2012.12印度洛桑喇嘛（左起）、印尼定盛法師、韓國法機法師、韓國方相源法師等多位長老為紐西蘭福恩法師觀世音菩薩三十三應身油畫展剪綵。

讚美鼓勵。

福恩身為佛教出家人，弘法辦道即是家務！依著了中會長如父親般的愛護鼓勵，福恩以《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配合觀世音菩薩無言說法的慈愛，也在世界各地展出《油畫的觀世音菩薩三十三應身》，也如同展出了中會長對福恩無言之關愛與指導！

《觀世音菩薩三十三應身油畫展》還曾在高雄市立圖書館、高雄觀音山觀音禪院、台北樹林普陀山寺、澎湖文化中心、雪梨西區明月居士林和美國等多處巡迴展出。

未來福恩籌劃繼續展出《觀世音菩薩三十三應身油畫》以紀念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一生如觀音菩薩，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尋音救苦的愛心。

福恩紀念了中長老恩師的關懷，也要感謝一直在世界佛教僧伽會會務上給與最多助的慧雄大和尚秘書長！

阿彌陀佛！

僧伽之光——緬懷了中長老

台灣佛教總會理事長
宏安

憶及二〇〇〇年時，世界佛教僧伽會第七屆大會在台灣舉行，來自世界22個國家的首席長老貴賓蒞台，其中一晚安排至清涼山參訪應供，時海內外高僧雲集，令蓬華生輝，似靈山勝境，莊嚴海會重現。

猶記當時了中長老上台致詞：「台灣的佛教文化重鎮在北部，而南部的莊嚴寶剎，清涼山堪稱一絕」。當時本山仍在興建當中，大興土木，百端待舉，諸不完善，長老一席的勉勵愛語，令我銘感



世界佛教僧伽會第七屆大會至清涼山晚宴，與了中長老合影

五內，永矢弗緩。當時宏安亦是會員代表一員，長老任僧伽會籌備會主任委員，由於備辦盛會用心至深，故當年即榮膺世界

佛教僧伽會會長，長才得展，眾望所歸。

在台灣光復後，白聖上人來台，看見台灣各地，寺、廟、齋堂，大部份是僧、俗共住的情況，白公為佛教慧命深感憂心，故慈悲積極高舉戒幢，重整律制，興辦教育，培育僧才，廣傳佛法於世界。長老承繼白公之宏願，益將更顯輝煌，為團結僧伽及恢弘佛教教育文化……等使命延續，努力不懈，設立法藏佛學院作育僧才，玄奘大學的創辦為世界觀、現代化之多元發展學府，化育無數學子；世界佛教僧伽會在長老帶領下，為全球佛教文化暨各大宗派交流與和諧，貢獻良多，厥功甚偉，也為台灣佛教史上邁向另一里程碑。

長老聲如洪鐘初扣，梵唄震攝遠揚，猶在耳畔，如同其志將佛法遠揚海內外，威震四方，其偉大願行，典範永存，祈願聖者不忍眾生苦，不捨聖教衰，早日乘願再來，利樂有情。

清涼山護國妙崇寺 住持宏安 合十

後輩典範——追思了中長老

屏東縣佛教會理事長
見引

今年3月，遽聞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了中長老圓寂，見引內心深感震驚與哀痛，佛教界頓失一盞明燈，吾等後輩也少一位學習效法的長老大德。

見引與長老相識於民國97年，初次見到長老，深感長老平易近人，與大眾毫無距離感，讓見引印象十分深刻。十五年來，見引從長老舉手投足、威儀細行、言語談吐之間，學習獲益甚多！

長老相好莊嚴，梵唄莊嚴攝受，聽聞長老唱誦，宏亮音聲令人法喜感動。長老宣揚清淨和雅梵音，利樂人天，在彰顯「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的真修實證，是吾等後輩的典範。

長老學識淵博，文學造詣極高，開示說法引經據典，出口成章。特別是長老的題字對聯，文字對仗工整嚴謹，遣詞用語蘊含深義，尤為大眾所推崇。見引恩師惟覺安公老和尚讚頌會的題字與偈頌，都是由長老親題，短短十餘字道盡恩師一生願行。文采斐然，妙筆生花，實在難以望其項背。

長老在教界奉獻數十寒暑，從民國66年起歷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世界佛教僧伽會秘書長，民國

81年創立中華佛教僧伽會並擔任兩屆理事長，更於民國89年榮膺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長老畢生奉獻心力於教界，團結華人乃至全球佛教僧眾之力，護法護教，功勳難量！

在教界中，長老對於吾等後輩更是不吝給予關心及勉勵。有次在善導寺開完會後，大眾用齋時，長老逐桌關心每位法師，叮嚀在座大眾務必照顧好色身，才能弘法度眾、做三寶事，更讓見引感到長老無比親切，猶如自家長輩殷切囑咐。

長老自民國73年起籌辦玄奘大學，為莘莘學子創建一座知識寶山，歷經十多載，於民國86年正式招生，培育無數人才棟樑，成為海內外知名學府，亦為佛教學術研究重鎮。長老一生對於教界與國家社會，可謂雨澤均霑，在世間及出世間法，都留下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

長老示現無常，住大涅槃。聖人雖遠，典範猶在。長老的悲心願力與風範行誼，永留大眾心中，都是吾等後輩學習效法的楷模。祈願長老乘願再來，廣度有情，再續法緣！

懷念尊敬的了公大長老

新北市佛教會副理事長
新店妙祥禪寺住持 宏宗

乍聞長老您於3月9日晚間安詳示寂，接到通知真的很難過！又看到老人家生前立的遺囑，交代要自然而去，不發訃聞、不舉辦超薦佛事及追思讚頌，不需封龕說法等儀式！讓僧俗大眾隨緣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更是感受到長老的低調！

老人家您是佛教界的大長老，德高望重，眾所尊敬。領導世界佛教僧伽會及台北市首刹善導寺，更創辦玄奘大學及中華佛教僧伽會，畢生弘法利生，功德圓滿。

末學親近大長老是在民國96年三峽準提寺舉辦在家菩薩戒會，當時您老人家是得戒和尚，今能長老任羯磨和尚，會本大和尚是教授和尚，戒慧法師是開堂和尚，大慧法師是陪堂和尚，還有德慧法師等等，我與常瑞法師擔任引贊師。記得第三天得戒和尚要上堂說法，常瑞法師與我因寮房淹水就在房間舀水、擦乾，忘了請師的時間，得戒和尚等了很久都沒有人來請，就自己邊走邊說：「沒關係！既然沒人請我，我就自己上法堂！」當侍者告訴住持妙光法師時，法師很緊張的說：「糟糕了，得戒和

尚說沒人請師，他要自己走上去。」

當時在場的許多位引禮、引贊師都為我捏把冷汗！妙光法師趕緊來敲門說：「你們二位還在這裡？得戒和尚自己上殿了！」我這才知道事情鬧大了。待下殿之後，馬上向您老頂禮懺悔，說：「請求老人家原諒，對不起！」您慈悲地問我：「錯在哪裡？」我回答：「因為寮房淹水，怕淹出房門外，忙著收拾打理，就誤了請師的時間。」老人家說：「沒關係！既然已經知道錯在哪裡，就不怪你！孺子可教也，下次注意就好了。」又說：「如果不懂的儀軌，可以隨時來問。」當時真是受寵若驚！這麼一位令人敬畏的大長老竟然這麼的慈愛疼惜晚輩，沒有痛斥責怪晚輩，還教導我們，真的感到慚愧又感恩！並學習到長老的寬宏大量。

雖然對於您的捨報感到很不捨，但我相信您只是向佛菩薩請假，暫時離開我們，希望您早去早回，乘願再來娑婆世界，廣度有情眾生！

晚輩 宏宗 頓首頂禮

玄奘大學籌備歷程之探析

——緬懷創辦人「中老和尚」(一)

陳昭伶

緣起

3月10日，輾轉得知師父已於前一晚示寂，剎那間時空都凍結了。趕往善導寺親眼見到靈堂，才願意相信師父真的走了！因為採訪工作之緣由，瞻仰過多位老和尚遺容，而我卻未能趕上師父入殮儀式！

這份遺憾如何能彌補？昔日有幸任職海潮音雜誌薰習佛法，後轉任玄奘大教職安頓身心，師恩難報。記得師父曾掛念玄奘大學籌備史料，原預計於5月發表寺院聯楹之論文，臨時更改為玄奘大學之籌備歷程。

近2個月時間，授課、行政、研習之餘不斷翻閱《中佛會刊》、《海潮音雜誌》、《玄奘月刊》，爬梳自71年起歷年玄奘大學相關資料，即發起籌備建校期間相關報導與文章，先逐一羅列相關

大事，再將其分期以掌握其間發展脈絡，創辦歷程分為蘊釀期、籌備前期、中期、後期、成熟期等階段，探析各階段之籌備歷程與辦學精神。

5月間玄奘大學舉辦「文化、社會責任及學生事務學術研討會」，發表「玄奘大學辦學歷程之探討——緬懷創辦人「中老和尚」」，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劉若蘭教授講評：論文內容將玄奘大學辦學歷程整理很詳盡，很敬佩了中老和尚辦學的精神。有個問題要請發表人回應，如何取得這些研究資料？我回應：曾主編玄奘月刊和海潮音雜誌，編輯室有相關資料。

歷經引領企盼、一波三折、披荊斬棘和全力衝刺的四階段，雖已照著PPT念論文摘要，述及師父早年建校的阻礙與勞苦，仍數度哽咽與淚濕眼眶，還是強忍不捨情緒，盡力說明校地選址、教育政策、經費募款、辦學人才等困境，最後以師父自述



1998.10.03南京靈谷寺真慈法師(左二)舍利奉贈玄奘大學，由了中老和尚代表接受。

作結：

從民國七十五起，我挑起創辦玄奘大學的重擔，一路走來，辛酸苦辣，點點滴滴，往事不堪回首，每當遭遇到困難時，我就以西遊記中三藏法師西天取經，要過「九九八十一難」來自我安慰。我們以「玄奘三藏法師」的德號為校名，三藏法師的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精神，是我們創校的動力泉源，有挑戰的人生，才有奮發作為，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玄奘跨越「改大」的一大步〉，《海潮音雜誌》85卷2期，93年2月）

師父為建大學嘗盡人情冷暖與辛酸苦辣，為報答師恩與達成教界期許，無論遭逢任何阻礙與困難，只能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創辦佛教大學是全體佛教徒多年的心願，由海內外佛教人士共同捐資籌建，蘊涵深厚宗教情懷與內涵，有其獨特之校園文化。

發表這篇論文後，隨之道別通識教育中心教職工作，回任「海潮音雜誌」，同時編纂「了中老和尚紀念文集」。衷心感謝林至善教授每學期主辦研討會，此次擴大辦理的國際研討會，對我來說是教職歷程之圓滿句點。



玄奘大師舍利

有位善知識得知此篇論文後提醒，因了中老和尚行事低調，外界對玄奘大學的辦學歷程有所誤解，可以重新整理、增補資料，發表在《海潮音雜誌》。在善知識的期勉下，再次校訂內容和增補資料，搜尋重要活動照片，穿插於文章之中，一方面緬懷創辦人了中師父，另一方面彰顯其玄奘辦學之精神。

一、前言

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善導寺董事長暨玄奘大學創辦人了中老和尚，3月9日（農曆2月7日）於善導寺圓寂，震驚全球佛教界，台海兩岸報章雜誌報導外，唁電、追思文從三十多個國家傳來，各國僧伽大德表達無盡哀思，痛失世界佛教領袖。

老和尚一生在佛教、教育、弘法、文化各方面努力不懈，將佛教從台灣傳揚至全球，有感於弘揚佛法，最重要的是提升僧伽教育，培養佛教人才，積極從事僧伽教育。民國55年自日本學成歸國，先後出任台灣太虛佛學院教務主任、文化大學哲學系講師，並在北投創辦法藏佛學院。後，白聖長老託付重任——創辦佛教大學。

白聖長老，民國38年來臺，擔任十普寺住持，組織中國佛教會，曾任中國佛教會五屆理事長，於各大寺院傳授三壇大戒，創辦佛學院培育僧才，白老對振興佛教全力以赴，當時蔣中正總統曾頒「華夏一等獎章」。（《中佛會刊》第74期，78年5月）長老終生熱心文教，為弘法利生勞碌奔波，以至佛教在台能有目前如此興盛之景況，白聖長老實功不可沒。

玄奘大學為紀念長老，將行政大樓命名為白聖長老紀念大樓，並於4樓設立「戒光堂」，紀念長老發起建校之恩澤，亦希望後人學習弘法利生、無畏忘我的獻身精神，作為永恒的緬懷與景仰。

為報白老伯樂之恩，老和尚毅然決然辭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一職，戮力以赴籌備玄奘大學，號召海內外四眾弟子大力護持，建設為美輪美奐之高等學

府，於86年奉准招生，89年榮任董事長。逾半世紀辦學之路，將佛教教育從佛學院提升至高等教育，為佛教、為社會培育無數菁英，影響遍及全球。

為使全校師生效法玄奘大師堅毅求知的精神，老和尚經過多年努力，87年9月，率領兩百餘位四眾弟子組成「恭迎玄奘舍利團」，前往南京靈谷寺，迎請具有一千二百餘年歷史之「玄奘三藏法師頂骨舍利」回台，並供奉於玄奘大學白聖紀念大樓之「三藏館」，以為鎮校之寶。同時，為兩岸交流樹立新的里程碑。

玄奘大學最初由「中國佛教會」發起，推動籌備建校相關工作，玄奘月刊〈創刊辭〉說明其創辦因緣：

玄奘大學的興建，不僅實現了中國佛教會多年來的心願，也實現了教內四眾同道們多年來的對中國佛教會創辦大學的願望，因為玄奘大學，不屬於那私人的，也不屬於那一個佛教團體的，而是全體佛教的。（《玄奘月刊》第1期，82年1月）

創建佛教大學是當時佛弟子共同願望，海內外佛教人士共同響應。由中國佛教會發起籌設，在其所發行的《中佛會刊》皆有所報導與記錄，自第38期開始將第四版闢為「籌設佛教大學專訊」，加強報導相

關訊息。（《中佛會刊》第38期，74年11月）

各項籌備工作愈來愈繁瑣，於76年成立「財團法人中國佛教文化教育基金會」，據《中佛會刊》報導：

由本會（中國佛教會）理事監事第四次聯席會議所發起成立的「財團法人中國佛教文化教育基金會」，業經教育部以「台（76）高（三）九三七一號」文核准成立，並於九月九日在本會召開第一次董事會議，公推白聖長老為董事長。……成立後的第一項目標，即為籌劃進行創辦大學。（《中佛會刊》第56期，76年9月）

基金會後更名為「財團法人玄奘文教基金會」。該基金會於83年2月28日召開第2屆第7次董事會議，通過將「財團法人中國佛教文化教育基金會」更名為「財團法人玄奘文教基金會」之提案。（《玄奘月刊》第15期，83年3月）

基金會成立後，積極推動建校相關工作與募款活動愈來愈多，於82年1月發行《玄奘月刊》，發布建校相關訊息，其〈創刊辭〉說明：

為了使大家正確了解玄奘大學的建校進度及相關資訊，並使將來玄奘大學的校史館中留下建校的點滴，我們發行了這份屬於大家的刊物——玄



玄奘大學白聖大樓

獎月刊，我們希望透過這份月刊，建立資訊管道，在建校的過程中，舉凡工程進度、教學的理念、捐獻護持的一點一滴，都將刊載在這份月刊上，讓教內外大眾，因得到了解而護持，因認清楚而愛護。（《玄奘月刊》第1期，82年1月）

《玄奘月刊》共發行174期，因已完成階段性任務，於102年底停刊。玄奘大學籌建、辦學等相關訊息皆在此刊物中報導，紀錄著建校工程進度、興學理念、捐獻護持等相關內容，成為與海內外廣大護持者最佳溝通橋樑。

玄奘大學最初由「中國佛教會」發起建校，後成立「基金會」積極推動建校工作，兩個團體分別發行《中佛會刊》及《玄奘月刊》；因此，兩份雜誌是研究玄奘大學辦學歷程之第一手資料。此外，創辦人老和尚為《海潮音雜誌》發行人，於該刊物發表玄奘大學辦學相關文章，其「教訊」也報導玄奘大學重要活動。筆者首要工作即蒐集備齊三份刊物相關報導與文章，為本文主要參考資料。（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曾任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執行編輯、企宣主任，《海潮音雜誌》、《玄奘月刊》主編，玄奘大學中文系及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玄奘大學董事會秘書。

渡——舞劇編創的起心動念

回想起第一次接觸到敦煌舞蹈，是在2012年，距離現在已經有10年了。初見敦煌舞姿就被她那幾近菩薩的神韻所吸引，於是開始創作有關於敦煌的故事。一本寫了6年的前世今生敦煌舞劇，尤其是芭蕾跟敦煌跨舞種的結合是很創新的嘗試，修修改改無數次，才完成了這齣——包含著善循環的、前世今生輪迴的創新穿越舞劇——舞敦煌。

舞敦煌舞劇是一個很新的創作，他可以說是一「世界首創」跨舞種、跨時空的創新大型敦煌舞劇。故事描述了一段穿越千年的前世今生。因為一段牽掛千年的記憶糾纏，當今生的芭蕾與前世的敦煌相遇，透過舞蹈述說橫跨1500年的輪迴情事。是用舞蹈來講述前世今生的故事！

舞敦煌在2019年1月12日—13日兩天於國父紀念館演出，兩天吸引4500位觀眾，好評不斷。很多媒體也幫舞敦煌介紹以及宣傳。這是一個新的創作。原先很擔心觀眾看不懂，因為全場都是音樂以及舞蹈來表現出很難詮釋的前世今生。沒想到觀眾結束後用如雷的掌聲來鼓勵我們！非常感動，這也是我們堅持的動力！

延續國父紀念館演出的成績，我們在2020-2021年規



「渡」是跨時空的創新大型穿越舞劇。

渡——舞劇執行總監
高子婷



關懷弱勢團體，邀請欣賞舞劇。

劃北、中、南巡演，就在準備就緒即將演出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疫情肆虐，影響所及遍佈全球。舞敦煌的演出也因為疫情的關係延期了，非常感謝支持者的力挺，讓我們挺過了2020年因為延期造成的損失，也因為這樣我們調整了舞敦煌舞劇的方向，更著重舞劇中，千手觀音的悲心大度，引動渡眾的善因緣！

正如舞劇的製作人林弘洲先生所說，因為疫情影響，演出被迫延期，雖然讓我們一度陷入非常辛苦的阶段，所幸我們沒有被打敗，反而使我們更有時間思考跟改進。2022年我們決定用「渡」來作為

主題，一來祈福大家「正念共振」共同度過難關，二來感謝大家一路上對我們的支持與鼓勵！

因為，佛家語「渡」是由此岸到彼岸。但對於我們的認知「渡」就是愛、關心跟引導。

正如「渡」舞劇第七幕「破輪迴」，千手觀音展現悲心大度且法力無邊，將相隔1500年的前世今生，突破輪迴的障礙，將兩者「渡」到一起，讓糾纏1500年前世與今生和解，放下我執，融合共舞！這就是菩薩慈悲引導的力量，也是我們的初心跟堅持的原動力！

所以2022年我們將推出舞敦煌二部曲——渡。虔誠希望因為渡的舞劇演出，感恩台灣在全體的努力之下，平安渡過疫情，同時也祈福全球可以安然度過疫情肆虐。

最後，感恩海明禪寺住持釋明光法師、善導寺董事長如乘法師、善導寺方丈和尚大慧法師、北投彌陀寺住持堅如法師以及新北市佛教會對「渡」創新大型舞劇「宗教藝術」的支持。希望透過渡的舞劇欣賞，看大慈大悲的千手觀音引動渡眾的善因緣，更希望能廣結善因緣，共振社會向善的力量。藉由渡的敦煌舞蹈演出，在潛移默化中漸進善的思維，進入菩薩愛與包容的善循環中，從心喚起有愛社會的善思維。

「渡」，於新莊文藝中心11/05以及11/06演出兩場。希望帶給觀眾滿滿的正能量，讓心安住，得渡平安！演出資訊請洽：02-77199289閱舞敦煌舞蹈團。

臺灣本土近代佛教的歷史變革透視：

日本殖民下的佛教歷史社會基礎（四）

江燦騰

3. 初期在臺日僧佈教的理想與落差

但在討論之前，須先指出，像以上所述把佛教資源用來為政治效勞的情形，不只日本官方如此，古今中外都有。例如中國古代，當外族要統治中國境內大多數的漢族時，不論南北朝時的鮮卑政權、元代的蒙古政權以及清代的滿清政權，在面臨統治初期的文化衝突時，都曾明顯地利用過佛教，來作為雙方共同信仰的基礎，以免漢族視其為文化上的異類而加以排斥。因這是關涉統治基礎的安定措施之一，統治者會加以運用，其實是很自然的。就像近代以來，連西方傳教士也被利用為擴張西方侵略勢力的工具一樣¹。

雖然宗教徒本身，並非一定喜歡這樣被利用，但彼此在某種情況下，互為利用、互為助緣的情形，依然是有的。由於有這樣的背景，日本官方，作為一個臺灣島上的新殖民統治者，拿佛教信仰作

為溝通異民族文化的一個媒介，毋寧是很自然的。

並且，歸根究底，日本僧侶之所以會向外發展，其實也是仿近代西方傳教士的作法。因稍識亞洲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鴉片戰爭後，屢次西力的入侵，其武力、經濟和宗教三者，往往是密切結合的。因而日本遠在清日甲午戰爭爆發之前，即曾師法西洋人的作法，在中國境內發展它的佛教力量，於大陸各地建立了許多據點。其中以淨土真宗的發展最快²。也因此，清末民初的中國佛教改革運動，來自日本佛教力量的影響，是不小的³。這也是日本長期受中國佛教影響以來，新發展的一種逆轉現象。從此日本佛教由接受者的角色，轉為提供者 and 影響者的主導角色了。

臺灣傳統的佛教，過去只是中國的邊陲教區，主要來自閩南佛教的影響。此一佛教的信仰方式，是所謂禪、淨雙修，不過正統的佛教道場不多，反

而是在家佛教形態的「齋堂」，以及混雜儒釋道三教但仍帶有濃厚巫術性成份的民間信仰佔了大部份。像這樣的佛教信仰狀態，一方面是和民間信仰相當接近，民眾不會有太大的排斥感；另一方面，則在家佛教的勢力強大，促使日後日本佛教在臺灣要建立新佛教據點時，雖心存鄙夷，卻不得不以彼等為交涉對象。這就構成了雙方如何接觸與相處的複雜問題，非輕易可以了結的！

然而，當日本佔領軍攻佔臺灣全島後，官方在統治時，首先要面對的，是所謂長期的武裝反抗。在最初的20年間，既然要面對激烈抗日的問題，顯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仍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緊張性。為了要消除雙方的對立狀態，在殖民統治初期，除了用強大的武力來鎮壓外，傳統宗教在戰亂後所具有的安撫人心作用，自然亦被納入了施政上的考量，就如之前所引首任臺灣總督樺木資紀曾道破的情況那樣。但，站在非官方立場的來臺各派日僧，彼等究竟又是如何來看待這一政策思考？並且其認知的知識依據又從何而來？以及彼等事前規劃的佈教策略，一旦付之實踐時，其成效有無出現巨大落差？若有，其原因又是如何？像這一類的相關問題意識，其實才是研究者必須去一探究竟的所

在。否則在論斷時，極容易僅賴單一的觀察角度，即作出浮面的結語，相當不妥。

現在先回到《教報》第一號的問題上來，以接續之前尚未討論者。

首先，就出版時間與作者為誰的相關問題來看，《教報》第一號的正式刊行日期，雖是標明為「明治29年11月25日」，但其實早在當年7月，該《教報》就已向主管單位的臺灣民政局報准過了。這從尾頁的出版資料，即可得知。因此，淨土宗的橋本定懂於同年6月30日，已在當天的一日記」上，將「大日本臺灣佛教會」送其即將歸國的讚譽之文抄錄下來。此文後來也刊登在《教報》第一號上，題為〈橋本定懂師の歸都を送る文〉，文末亦註明日期是明治29年6月30日。可見集稿的時間，在6月間已開始了。不過，像橋本這樣勤於寫作的人，也是「大日本臺灣佛教會」的主要催生者之一，居然未在《教報》第一號上讀到他具名發表的論文，不免有點不尋常或不對勁。像這種情況，只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以不具名或以化名發表；第二種是理念不能契合，無意願發表。究竟是哪一種，如今已不得而知。

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即此時的《教報》是

曹洞宗與淨土宗的共同刊物，因此通常不具名的重要文章，應是代表「大日本臺灣佛教會」成員的同意見，例如5篇（包括西藏喇嘛教、朝鮮佛教、臺灣佛教、臺灣耶穌教、臺灣原住民宗教）的調查報告，皆不具名。〈發刊之趣意〉、〈社說——對臺灣佈教策私見〉、〈國家と宗教家〉、〈廿九年度の教海の三波〉、〈在臺各宗派の現況〉和〈臺灣佛教調查（第一回）〉等這幾篇，皆涉及共同立場，故同樣不具名。至於佐佐木珍龍和他來臺初期主要宗教調查助手之一的陳金福兩人，雖共同在《教報》第一號上發表唱和的詩歌，但陳金福用本名，佐佐木珍龍則以筆名「耕雲子」發表，亦即代表個人立場者，皆具名（用本名，或筆名不一）發表。

此外，「大日本臺灣佛教會」雖在隔年（1895）3月，以會務不振，更名為「臺北曹洞會」，但一者，那已是淨土宗退出以後的事；二者，更名為「臺北曹洞會」只是內部運作之事，未有組織章程的提出或修改，因此「臺灣佛教會」亦名實不符的對外沿用下去。而本章之前也提過：此一此後由日本曹洞宗來臺僧侶持續主控的「臺灣佛教會」，亦導致身為日本臨濟宗重要檀家信徒的丸

井圭治郎，在大正年間於「社寺課長」任內，雖極力要扶持本宗與臺僧、齋友及社會名流籌組新臺灣全島性佛教組織時，仍不得不另採「南瀛」二字來代替「臺灣」，以免和曹洞宗主控的「臺灣佛教會」重疊。再者，被指為《教報》第一號上〈臺灣佛教調查（第一回）〉作者的佐佐木珍龍，其最初回報本宗的時間，根據該宗《宗報》第一號的說法，是在前一年（1895）8月⁴。換言之，是遠在《教報》第一號和該宗《宗報》第一號出版的一年以前。當時在兵荒馬亂之際，能在兩三個月內，就完成全部調查嗎？很值得懷疑。因淨土宗的橋本定懂隔年（1896）來臺時，即曾在5月15日的「日記」上記載（當天橋本於上午7點，帶著向野、倉富兩名翻譯官，在前往北投溫泉途中，順道赴八芝蘭街（今士林）天后宮，拜訪幫曹洞宗調查宗教的陳金福，由翻譯官向野擔任翻譯）其與陳金福的對答如下：

問：拜見貴僧的名片，得知你是臺灣曹洞宗支局下的寺廟明細調查委員，想必工作是調查寺廟情形。臺灣全島有多少寺廟？

答：全島尚未調查完畢，多少寺廟不得而知。

問：舊臺北縣管轄區內，有多少寺廟？

答：大約50餘所。外表壯麗的寺廟很少。

問：這50餘所寺廟裡，都有沒有住僧？

答：大部份沒有住僧，只有俗人管理一些事務，或是讓給兵舍官衛使用。

問：臺灣的寺廟古來是否有宗派之別？

答：臺灣的佛教無宗派之別。如真的要加上名稱，有臨濟、曹洞兩派。其教義漠然籠統，無一定的標準。⁵

從以上的雙方回答，即知曹洞宗的全島寺廟調查，迄佐佐木珍龍回報宗部大本山的9個月後，猶未完成，而《教報》的調查資料，卻全島皆全。所以，在資料上，縱使作者相同，亦非同一內容，這也是反駁釋慧嚴博士原先視為同一的有力證據。

其次，必須知道的是，各宗來臺的佈教師幾乎皆撰寫類似的觀察報告，故並非只有佐佐木珍龍一人才能撰寫《教報》第一號的那篇〈臺灣佛教調查（第一回）〉報告。當然，佐佐木珍龍的報告，初期的確在日本曹洞宗本部造成重大影響，但一來是該宗正處於劇變轉型期，有強烈意願藉海外佈教重振教勢和改善與朝廷的惡劣關係；二來是他趁初期兵荒馬亂大家人心惶惶之際，採取許諾提供保護藉

以換取大量臺人寺廟與其私下簽約為該宗末寺的手段，因而造成大獲成功的「假相」，使該宗大本山為其所迷惑的結果⁶。然而，實際上事後官方根本不承認其合法性，導致明治32年（1899）以後，臺人寺廟紛紛根據官方新規定要求解約或獨立自主，不但使前期的「假相」整個原形畢露，日本曹洞宗方面還遭到來自官方的警告和施壓，令其自行在臺建寺佈教⁷。此處為了增強讀者對日本在臺殖民統治初期，（日）軍（臺）民相互激烈武裝衝突、人心處於危疑震撼的惶恐狀態下，臺僧與日僧如何接觸，以及對基督教佈教調查的臨場實況，擬再續引橋本定懂的另一兩篇「日記」內容，以示一斑：

（1896）2月4日【雨】

地名	戶數	人口
臺北	824	1732
艋舺	2970	11510
同附屬	937	2339
大稻埕（埕）	801	23535
合計	8532	39116

艋舺市中心頗為繁榮。大稻埕位於北門外，此地也是以商業繁榮，而且各國的居留地都在這裡。在城外三個市街的範圍裡，著名的寺院有以

下四個：一、臺北城內：天后宮。二、大稻埕（埕）：媽祖廟。三、艋舺：祖師廟。四、艋舺：龍山寺。

以上四個寺廟都沒有住僧，都充當兵舍。而且臺灣北部流行基督教，已比臺南附近為盛。我前幾天在文山堡的新店街的基督教堂，向傳教陳容輝調查臺灣北部，也就是臺北縣、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的四縣境內，新蓋的巍然所立的教堂有62所（細目省略）。在距今20幾年以前，英籍傳教士偕叡理等數名，渡海來臺，救助貧民，設立學校，教導學生，在前述的各教堂都有了信徒。依此看來，壯年者大半受基督教的薰陶，與佛教有所衝突。而且這次的匪徒掃蕩，這些基督徒也大力幫忙，安撫居民。相反的，有些佛教徒反而是土匪，因此和尚等於是供給匪徒糧食，以及補充軍隊資源的人。由此可知土（臺）僧的心聲。（但）如此下來，基督教徒將遍佈於全島。很明顯的，如果不再講求恢復佛教的政策，將遺恨萬年。

（1896）2月27日【陰】

早上9點左右，當地僧侶邱普、明元、明善來此，由我負責招待。邱普為臨濟宗派，為福州怡山西禪長慶寺的住僧，4年以前來到臺灣，寄宿在

艋舺街的一處民宅裡。而明元、明善為艋舺街龍山寺法師的徒弟。其師僧為毓修，毓修在事變發生時，從泉州來到臺灣，而寧願寄宿在民宅裡。我請翻譯官向野堅一氏翻譯，跟他們談了以下這些話：

問：你們為何沒住在寺廟裡，而寄宿在民宅裡？

邱普回答：天兵（日軍）渡臺以來，擾亂民心，無法住在寺廟裡。而龍山寺裡有僧侶百餘名，如果住僧都回到泉州，這些徒眾將四處流離。然而目前寺廟都被軍隊充當兵舍，我等無法進入。

問：僧侶在國家戰亂的時候，更要安撫人心，使得國家方針不被誤導。然而僧侶卻率先四處流離，豈不倒轉是非？

他們無法回答。

問：我行腳臺灣各地，親眼看到彰化以北地區，有新蓋的巍然處聳立的基督教堂60所之多。你們以前是否研究過這個宗教？

回答：基督教會傳教士，從本國拿到了龐大資金，救助貧民，當作傳教的臺階，相反的，臺灣的佛教僧侶卻一貧如洗。不知不覺當中，被這個宗教蠶食。不過，信基督教的人，大概都是中等以下的階層。

問：你們將來是否決心永遠住在臺灣？還是要回福建去？

回答：從福州來的仕紳很多人住在臺灣，因此我們大致會留在此地。

橋本：如此應從內地（日本）找數十名有為的僧侶渡臺，共同為弘揚佛法而盡力，發揚佛陀的光輝。（說完，即向他們拜謝之後，便離去。）

資料來源：松金公正，〈關於日據初期日本從軍佈教使的活動——以淨土宗佈教使橋本定懂〈再渡日誌〉為例〉，載《圓光佛學學報》3：400-401，1999。

另外，橋本曾遇「曹洞宗臺灣開教使若生氏來新竹，主要是將新竹的寺廟編為曹洞宗的末寺」（1896.3.30）。也到「龍山寺拜訪佐佐木、足立二氏」（1896.4.29）。可見，在兵荒馬亂之際，華僧來臺後，因寺廟或被軍隊挪用，或被曹洞宗的日僧趁機收編，使得不少人須移住民宅或到處尋求協助。而歸根究底，是統治權易主、日僧收編，加上華僧普遍貧窮、無學、社會地位低，故宛若亂世無主的喪家之犬，相對於基督教傳教士在當時如日中天的擴張優勢，其流離無根的際遇，令人悲嘆！（未完待續）

註釋

1. 關於此一問題的力著，可參考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 藤井草宣，《最近日支佛教の交渉》：1-22，東京：東方書院，1933。
3. 葛兆光，〈西潮卻自東瀛來——日本東本願寺與近代中國的佛學因緣〉，是此課題迄目前為止，最佳的論述。此文收在《葛兆光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138-156。
4. 曹洞宗，《宗報》第一號（1896.12.15），頁27。
5. 松金公正，〈關於日據初期日本從軍佈教使的活動——以淨土宗佈教使橋本定懂〈再渡日誌〉為例〉，《圓光佛學學報》第3期，頁411。
6. 以上所說的兩種情況，在該宗《宗報》第一號的頁13-14、頁22-27，皆有清楚的細述。並且，繼佐佐木珍龍的其他該宗來臺日僧，亦持續沿用甚至推廣此一手法，幾成壟斷全局之優勢，這使得明知官方不許可的該宗大本山，還心存僥倖，以為仍可繼續與官方商量，將其轉為合作化，因此不願自動放棄已掌有的佈教優勢，反而積極通過在臺佈教章程。但自食惡果，其實已快來臨，因官方的攤牌，在稍後幾年即告出現。
7. 該宗《宗報》267號（1908.2.1），頁42-44。

覺悟的難度與交流之「同風」

（下）

夏金華

怪不得晚明的雲棲株宏（1535-1615）感歎道，

古往今來，悟自本心者，「千萬人中，希得一二」¹！因此，極少數作為過來人的得道禪師，有時也會有所反省，面對大眾，真燦鏡禪師在法堂上曾經深有體會地說：「二千六百年前事，今日重拈一度新。雖然熱鐵燃頭上，大似重添眼裏釘。祇解教人成佛去，不知迷卻許多人」²！又如，「一條白棒不容情，豎去橫來帶血痕。禪債至今何日了，戴枷項上播汗名。」³

雖然如此，歷史上還是有些人一往無前，迎難而上，不惜花費十幾（甚至數十）載光陰，百折不回，終於直透「向上一著」，悟明心地，成為法門龍象。因此之故，對於漢地佛門的開悟者來說，「圈子」的確很小。以今日眼光看，一群古德尊宿彷彿是用漢語說「外國話」的人，他們留下師、徒之間的問答文字，以及或棒或喝、「擎拳豎指」、「揚眉瞬目」之類的手勢、動作，語意玄遠，難以測度，常使非得道者（或局外人）「丈二金剛——

摸不著頭腦」，弄不懂得其中所表達的含義究竟是什麼。

其實，這些禪師圈內流用的語句或姿勢等行為，類似於古代彼此交流、默認的通行語言——「官話」，叢林裏稱之為「同風」。它有特定的含義，有統一的標準。惟有順利通過「同風」勘驗的合格者，才能洞悉其中奧秘，熟練使用，且不受時間先後、地域差異或陌生、熟悉與否等之限制，縱然「對面不相識，千里卻同風」⁴，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否則，在幅員遼闊、各地方言充斥——「三里不同調，十里不同音」的文化氛圍裏⁵，對於自由行走於大江南北的遊方僧來說，如何進行交流？與此相反，「不是同風人不知」⁶，碰到不懂這一套規則的人，彼此的交流也就無法進行下去。玄沙師備曾給師父雪峰義存捎去一封書信。雪峰拆開一看，只是三張白紙。於是，雪峰將紙給大眾看，並問「會嗎？」眾無語，顯然不會。於是，雪峰說：「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⁷。義存、師備是得道

的師徒，自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彼此明白對方的意圖。而寺院裏的大眾沒有達到這個水準，「不會」雪峰三白紙之意，故而「無語」。

以宗門裏問得最多的問題——「西來大意」為例，得道禪師之回覆，多如牛毛，令人眼花繚亂。但究其實，大體上不外乎三種類型：1.多取當下場景應對。除了著名的趙州之「庭前柏樹子」外，還有「弁山無剩語」、「貧兒思舊債，餓狗跳糠兜」或「無說無言」等等內容駁雜的短句。⁸ 2.藉故推託，不予理會。小參時，雲外禪師對大眾道：「若是西來大意，山僧近日脾瀉病發，沒力氣為汝說得」。⁹ 對於同樣的問題，海寶寺住持林我禪師上堂，則有另一番說辭：「直向他道，海寶寺住持事繁！」¹⁰ 3.一問便打，不留餘地。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版來。」得版便打。牙云：「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前語，濟云：「與我過蒲團來。」接得便打。牙又曰：「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¹¹

從表面看，1.和2.都是語言表述，僅略有不同：前者出於應對，意在轉移提問者的注意力；後者是托詞，表示對此問題沒有興趣，阻止對方再追尋下去；3.用「禪版」和「蒲團」打，並無區別，

不過是警示問者：此路不通！所以，無論是語言答復，還是行為應對，均指向同一個目的——「不可說」、無言說，不必說！從中不難明白，在否定態度這一點上，三者高度一致，僅採取的方式不同而已。他們雖分屬「諸方作者」，彼此未必相識，或事先溝通，而說法度人，卻冥符暗合，了無差異。這種「千里同風」的奇妙之事¹²，在非開悟者之間是不可想像的。此既可以證明悟道的真實性，也可從中了知對悟道者的勘驗存在一個共同默認的標準或規則，以限制不達標或假冒者的進入。否則，所謂大徹大悟如何取信於人？——「若非久積同風事，爭肯回頭信法王」¹³？法王者，佛也。

若要追問上述回答之本源，須作具體分析。

1.「庭前柏樹子」一類的應答，近似於戰國時期齊宣王對孟子的追問而所作之回應——「王顧左右而言他」¹⁴，即將話題扯到別的事情上去，以表明答者對此問題的否定態度。2.此前已有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直指西來意。師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問取智藏。」僧往問智藏如前。藏云：「今日頭疼，汝去問海師兄。」轉問百丈懷海（720-814），海云：「我到遮裏卻不會」¹⁵。再往前，直可上溯至天竺《維摩詰經》之「入不二

法門」公案，文殊曰：「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而維摩詰以「默然無言」作答，令文殊讚歎不已。¹⁶

實際上，我國古時也有與此相近的源頭，《莊子·知北遊》裏知問無為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無為均不答。又問狂屈，狂屈欲言，而忘其所欲言。又問黃帝，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知道。」³至道無言，古今「同風」。叢林素有「德山棒」、「臨濟喝」之說，其目的亦無非亮明此義。

由此可知，上述三種類型雖表達形式及格調不一，而最終指向，並無不同。

註釋

1. 明蓮池祿宏《竹窗二筆》，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康熙十年（1671）刻本，第30頁。
2. 清超永《五燈全書》卷一百七，《已新續藏經》第82冊，第659頁中。
3. 《靈隱文禪師語錄》卷二，《嘉興藏》第39冊，第370頁中。
4. 參閱《石霜楚圓禪師語錄》（《已新續藏經》第69冊，第193頁上）、《宗門統要續集》卷十（《永樂北藏》第154冊，第808頁中）。

5. 三里不同調，十里不同音。出自溫州方言，形容我國各具特色的民風、民俗語言。

6. 宋本嵩《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卷下，《大正藏》第45冊，第700頁中。

7. 《雪峰真覺大師語錄》卷之下，《已新續藏經》第69冊，第81頁下。

8. 弁山無刺語，是明代瑞白明雪禪師對弟子問題的答詞（參閱《五燈嚴統》卷二十五本傳，《已新續藏經》第81冊，第314頁下）。貧兒思舊債，餓狗跳糠兜。為清初大博乾禪師結冬制安居、上堂法語中，回答僧人提問所說（參閱《大博乾禪師語錄》卷四，《嘉興藏》第40冊，第14頁上）。無說無言，乃雪竇石奇禪師給一位居士的開示之語（參閱《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卷九，《嘉興藏》第26冊，第512頁中）。

9. 《雲外禪師語錄》卷六，《嘉興藏》第33冊，第284頁上。

10. 《林我禪師語錄》卷之二，《嘉興藏》第38冊，第576頁中。

11. 《佛鑒禪師語錄》卷四，《已新續藏經》第70冊，第261頁下。

12. 《禪林類聚》卷三，《已新續藏經》第67冊，第18頁中。

13. 《汾陽無德禪師拈古代》別卷中，《大正藏》第47冊，第613頁上。

14. 此典故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15. 原文出自《景德傳燈錄》七，《大正藏》第51冊，第252頁上。

16.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大正藏》第14冊，第551頁下。

大乘三系——性空唯名（三十三）

清風明月

七、依四諦理觀苦、見苦，達隨緣幻起、寂

滅、空、如幻

「大乘佛教」的法義是延續著「原始佛法」，它以「原始佛法」為核心、宗旨。「原始佛法」在當代啟示、教化，帶起了當時佛弟子聽聞的熱誠，世尊說一切法無常，因無常故無我、故苦，然真實的「苦」是人生中最大缺陷。生活中我們也常常會有苦受，但是這苦是對應於在「內心」求樂卻不可得，不能滿足「欲求」所發出的情緒的苦，這樣的苦與世尊所說的「苦諦」是不同的。佛陀所說的「苦諦」是在冷靜的、真實的觀察下看到的苦的事實，這才名為「諦」，而這個「苦」是廣指世間的一切缺陷、艱難、辛苦。透過這樣的理解，如果哪一位佛弟子經過了這樣的心路歷程，他不是訴諸於「情緒」的苦，而是在佛法薰修的過程中穿透面對苦受情緒的艱辛及起伏不定的心念，然後平靜的面對它，縱然他已經遠離了那境況，但是那「境」事實在心中確定無疑，到達這樣才叫觀苦、見苦。這

也是為什麼真正的佛弟子不管修學大乘、小乘教法都要深入學習「四聖諦」的原因，而大乘佛教從它所談的「理境」再引起修觀的「觀境」，講的更為深廣、更為徹底。大乘談空也從這裡著手，「空」有、「對治」、「破」的用意。

《阿含經》說「緣起」甚深，而「緣起的寂滅」更甚深。一切法如果不是「寂滅性」它就不能如幻，「寂滅」就是沒有來來去去、沒有生生滅滅，世間的一切熱鬧都只是隨緣幻起罷了！所以說它寂滅、空、如幻。佛法為什麼要說世間的一切只是隨緣幻起，是寂滅、空、如幻。我談談自己在修道上對照這個道理的一點心得。

在經典裡談到學佛邁向佛道都有它的道次第。基本上具備世間、出世間正見，導師說：「知見（理解）必須正確，意樂（動機）必須純潔，趣向（目的）必須中正，方便（修持的技巧）必須善巧。如這四者而有問題，不但修行不會達成理想，還會引起副作用！」。又《般若經講記》：「一

切智智相應作意（即菩提心），大悲為上首，無所得——即般若空慧為方便²」。具足大乘三心——才能走上佛道。

在世間要能成就任何事必須要有「心力」，如果「心力」薄弱，則必須培養。然而「心力」不是一個感性的東西，它不是唯心所現，「心力」生不起來只有培育。在修行道上，沒有修行的心力，就是跟班而已，「跟班」講的是你雖然在這班裡，然你卻不是真正修行人，因為你不相等於這個事實，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你缺少了修行的心力。

1. 分享經驗

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經驗。人生路上我經歷過太多的錯誤，「錯誤」的造成，有時是不自覺知的犯錯，甚至根本不知道那是錯的。感恩的是經驗錯誤之後，因「三寶」的護念，很多時候我會反省、看到自己錯了，錯在哪裡。有時是有人告訴我哪裡錯了，我再慢慢的去修正它。但是在沒有經過這錯誤之前，面對自己生命的誤會是我人生中的最苦，因為對自己的誤會，雖然學了很多的知識與常識，但它還是與自己的生命不相干。人如果沒有（要有）善根因緣（善根必要經因緣現起，善根藉著因緣突出、激發產生力量）才能讓自己看見錯誤，並在經

驗過自己的錯誤後，發現自己真有很多的不足，就比較懂得內觀、檢討、反省、調整自己。在這時候，我的學習因緣才真正升起，慢慢看清楚原來自己的內在，充滿無法超越、不能調伏的煩惱習氣。然而面對這些，我們怎麼能在和平共處下將它調伏，這是一個很大的考驗，「緣起如幻」的體悟，讓我可以在修道上穩定邁進，就著這些經驗我們來看「緣起如幻」的好處在哪兒？

自從我看到自己的不理想後，內心有很大的轉變，發現在看不到自己的缺點前，我一樣做事，但我看不到自己的問題，當時所有的修學，其實都不是我的學習境界（核心）。我一直依自己的情況待人處事，我還觸不到佛法修行的真義。記得第一次見到自己的不足……時，心裡對事情的看法與接受自己的角度，有了連自己都意料不到的大轉變，包括對善惡法的警覺性，這些對待與看法變得自然而不勉強。雖然還有許多不良習氣與錯誤，不過，截止自己某些心情與止惡的能力強化了。

有說：「懺悔是我們與諸佛最虔誠的對話，是消除宿業的主要方法，也是止惡從善必經的程序。」古人說懺悔：「好相者，佛來摩頂、見光、見華，種種異相，便得滅罪。」我感受到了。自己

在不斷的自我反省懺悔過程，明顯的對因果自然升起怖畏之心。儘管接下來還是常常隨著習氣行事，但無形中有股力量快速的調整心念、引導自己，不易受情緒干擾，漸漸的能誠意面對自己的問題，並生起接續修行的意願與動力，因為懺悔力轉換了修行生命，感受到學佛的殊勝。

我們因為看不到自己的生命除了偏見，還有強烈的我執，錯誤累累。所以我認為行動能力跟修行境界不成正比，辦事的效果能力與修行不成比例，這必須在相提攜的對應下努力，在現實生活中歷緣對境修行才能發現問題癥結，因為這樣在修行上，慢慢的比較能符合實況，照護自己。

我們今天這番生死，不管是正報或依報，在意識流裡留下來的有前生多劫相續下來的習氣果報，總之這些就是我們的生命緣起，也是生命內容，因為對生命的錯覺堅固而不放捨，因此，我們看不到這些習氣果報帶給修行生命的影響，不斷起惑、造業、感果——。

（A.例如：或許我們雖見不到自己的固執、狂妄，卻不能否認自己是一個固執傲慢的人，真心想來或許天底下的人都知道我是這樣的人，只有自己渾然不覺，想想，這是多大的諷刺！有人自我感覺

良好，覺得自己零缺點，這是對自己的深度誤會引來的後遺結果；也有堅持己見，總認為自己「沒辦法」改變，拒絕接受別人的善意，這樣都不適合學佛，我們是否想過究竟修行的作用、意義在哪裡？也有因為別人說我這樣……不好，應該那樣才對，只能不得已的勉強修正自己，雖能改善，力量不大，因修行重在自我覺照。）

（B.假如有能力看到自己到豐富的內心世界，則能走進去、面對它。）

2. 眼前的順與不順僅僅是隨緣現起

今天我們選擇當一位出家人，如果能確認「緣起」理則，也真正接受佛說「緣起」法的話，當有人指出錯誤時、或觀照到自己的煩惱時，你會清楚的看到自己的果報因緣，並且感恩目前的一些狀況只是隨緣現起，而這些「緣」是自己造的。若這樣信解佛法就能自我安立，心不生怨或不平衡，也會不輕易為自己製造藉口，這才是對目前的身心最徹底的安立。因為了解一切都是「緣起」所起，緣起依緣變動，觸境心生會有一個彈性空間，不再執持於自我的受、想、行，自然較能不受拘礙的悠游在學佛天地。何況本來這些「隨緣現起的一切」，都只是機會下的狀況，一旦把那機會狀況與自己

（我執）畫上等號，「修行」的意義就抵銷了。就比如：我們在這場裡「非常發心」，也確實有「非常發心」的事蹟，那是在因緣機會下，透過「行者」心智升起的「發心」行動，如果「你」把它當成可歌頌的事蹟，黏貼在「自己的身上」，以為自己是菩薩或正義……的化身，那會讓生命僵化。

為什麼呢？因為它不符合「緣起」建立一切、回應一切，同時也是在緣起下不斷消長的必要立場。今天如果你真歡喜信解佛法，你對目前的任何狀態肯定能安然接受，順境時內心升起：這是我過去所積累的福報因緣讓我順順當當，未必是現在當下所造的結果，這樣的機遇如不善當加珍惜，往後還是會有挫折、顛沛衝擊自己。因此不要自以為是的標榜、展現自我的功勳。逆境時心想，因「過去」的種種缺失、不足，當然現在就有著種種的不順、挫敗，這時必須安然接受「現在」，往後必要更加謹慎，建立良善的因緣，不要重複過往的缺失，謹慎地讓「現在」充滿希望的走向「未來」，這就是「緣起」它有著安立生命的利益。

「修行」最令人擔心的是生不起止惡向善的力量，要檢討、反省努力找出自己該修正的課題，透過誦經、拜佛、禪修、出坡、共事——積累正能

量，讓自己的內心意念不敢放縱，所以「精進」的廣說就是「四正勤」，在已做、未做之間片刻不捨，在這樣謹慎的守持下即名為「正精進」³。

雖見「緣起」，但不見「緣起如幻」就變成了外道，要不就落於世間，見「緣起」，要知道條件構成一切，關係形成狀況、效果，在這兒如果不能化除幻性的錯覺，跨不過「如幻」的意識，雖然認真還是停留在世間，它同樣生起許多染著。我們從這裡理解「緣起如幻」它就是真理的啟發，一切的修行都是從「真理」的開示，展現出學習的行動，那麼我們的行動應當如何，方才能與真理相互符合呢？我們必要謹慎、認真，無論是意念、身口它都是「緣起」，都會激發出多樣、不同的因緣，所以每一個起心動念都要深思！有情談「緣起」最親切的「因」，就是從這一念心來說，必要謹慎的護念自己的身口意三業。

如果我們能將佛陀開示的「緣起」，深深的納在心中，「修行」的過程中會既認真又不敢隨便，「行者」該止、該做，都必然在謹慎思量後再邁開腳步，不會掉落修行的陷阱。因為自覺是宗教師的身分，或者是別人看待我們有很多特殊意義，如果沒有這特殊意義，我們也不可能接受人間供養，所

以此行持必須謹慎，當然在「如幻」的內容裏，這謹慎要如何解化成靈活、不障礙、適切的、恰到好處的行動，這就是現在說的「緣起如幻」。

3. 領受緣起必能時時檢討、反省

我們真能領受世尊「緣起」的教導，一定要能內觀、反省，歡喜、誠心地看到自己的缺點，生命就是一「緣起」的一個結果，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過去「緣起」所招感來的，不管你接不接受它都是法爾如是，因此我必須要善於守護，千萬不要造成自己的不良大家都知道，卻只有自己不清楚，這樣學佛就太可悲了！

人很難看到自己的缺點，又缺乏善因緣，但我們可以從自己承受果報，反觀這是自己曾經造作的業緣，這樣除了更信受因果外，比較甘心接納自己的不足。當看清楚自己的缺點後，必要多用點心，之後的「如幻」必須要努力方才能體會得到，如果尚未行動前就觀「如幻」，那麼修習成長的機會就沒了，所以說修行一定要先有起步，有了一番的行動之後，再把這些行動修治、朝向如佛所說的方向、作用、內容，當然要圓滿成就它是相當困難的，但值得我們努力。

激發「發心」大家都可以（佛法難得，自然

生起「發心」向佛的願望），問題是「發心」以後要歸向何處？如何讓它的作用，跨入聖賢的行列，遠離了世間的染污和拖累？「如幻」是就著這個層次來說的，讓我們跨過了「緣起」的內容，之後超越「緣起」的束縛力來說它「如幻」。道理是這麼說，行動上是就著我們「心」生起的意念要能掌握得住，世間所產生的一些狀況我們要能拋得開，不要常常惦記著自以為是的功勳，因為他只是短暫的緣起，否則，最後還是在「生死流」裡頭出頭沒，所以我說，佛法講「緣起如幻」太殊勝了。

我很誠懇的期望，真想修行的道友們，在這上面多多體會，總的來說：修行必要「心力足」，內心要有動力，才能自我鞭策自動自發；如果少了這個，退而求其次，要樂意接受別人的提示、勸導，經由同道間的相互提攜，升起「決意」向善、向上的力量，用心的守護身口意三業，這樣的人也能親切的會見自己，之後行動力就會提起，慢慢了解了生命的內容，「佛法」就能融入生命內容裡展現功能、作用。因此每一個「行者」都必須綿綿密密的努力又用心地去培養它，大乘佛法必要有這一份精神，把世間的一切人事物通通納入修行的領域裡，這樣境廣心遍，修行的機會多，處理的生命狀況細

緻，所以說大乘修行的果證是斷餘習，小乘不斷餘習是從這裡說的。

我們要從哪兒進入這個領域呢？剛剛說到心力的激發，「心力的激發」從哪來呢？從「誠意」的將所聽聞的佛法，「用」在自己的身心行為中。如果每一個人都能有這一份「心力」，哪用担心修行不能成就，別忘了「一切法緣起」。世尊說「緣起」最重要的核心在說「生命的緣起」，內容是凡夫界的「染污緣起」，佛法要我們建立的基本世間正見——正見有善惡、正見有業報、正見有三世、正見有凡聖，它不會一直講你的罪過、原罪，但它講「緣起如幻」表示這一些罪過是可以改造的，它沒有實體，在它存在時，力量會產生效果，力量要是盡了、完了，這些情況就會改變，我們當時時培養好的力量，穩當的取代負能量，佛法的殊勝在此。

你想想十方三世佛那麼的多，他們不是一開始就是佛，也是修得而成佛的。一開始就像我們這樣，有著無始所造的惡業，十方諸佛又是如何處理呢？以他無漏清淨的善法鋪滿生命的內容，身口意三業遍滿清淨之後，當過去的惡業種子，沒有惡緣來助成他，久而久之就枯萎了，所以成佛後再也不

會有染污的生命現起。我們從這裡確定我們是成佛的。同學們！要期許自己、鼓勵自己精進開發成佛的可能性，千萬不要入了佛門，悠悠忽忽安享現成，一定要讓修行的「力量生起」，力量來自於↓警覺心，警覺心來自於對自己↓深度的誠意，誠意來自於↓對佛法的體解、認知，以此來建立↓修行的信心，提起修行的力度，一切佛法都建立在一「緣起如幻」當中，透過「緣起」來激發行動，行動只是帶來對治某一些狀況，取它的效果，行動裡沒有任何可以停留的，無論發心修福或者再大的修行成果，都不能停留，一有停留（拈著）這一些行動都不可取了，宗教內容再也不能轉成可貴、可取的力量，所以佛陀提出「緣起」讓我們找到了行動的機會，之後提出的「如幻」讓我們對於這些行動做一個正確的消化，當然最前提在深信業果，佛法的殊勝就在這裡，希望同學們珍惜、護念自己今世學佛的福報。（未完待續）

註釋

1. 《教制教典與教學》，妙雲集，印順導師，P.191。
2. 《般若經講記》，妙雲集，印順導師，P.39。
3. 正精進：正·服膺於精進下與戒定慧相應的內容。精進·指孜孜不倦，剎那剎那都不停止的努力。

《無量壽經》與《大阿彌陀經》四十八願願文比較

——以彭際清與王龍舒的會本為範圍（八）

林港博

一、主旨

此願說明國中的天人，都是三十二種大丈夫相，八十種的莊嚴。

二、差異

文字上的差異

1. 三十二相乃天竺人的福相說，這個相不限於佛¹，只要是福德深厚之人的福相皆如此，在家為輪王，出家為無上覺。「彭節本」用「三十二大人相」，與「宋譯本」之「三十二大丈夫相」相似；

攝淨土天人願之十二

彭	21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知悉成滿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覺。 26 設我得佛，國中菩薩不得金剛那羅延身者，不取正覺。
王	39 我作佛時，剎中菩薩得金剛那羅延力。其身皆紫磨金色，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說經行道無異於諸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表 3-3-12

「王會本」用「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另外點出八十種好相，「吳譯本」亦有之。

2. 涅槃經疏七曰：「那羅延²，此翻金剛。」為

極堅固之石，可切割玻璃，「那羅延身」喻為堅固身。《密跡力士經》：「如來之身成鉤鎖體，猶如金剛，鏗然堅絕，不可破壞³」，「魏譯本」同作此；「王會本」作「那羅延力」，應是「唐譯本」之「那羅延堅固力者」的省略，同樣是指堅固之身。

內容上的差異

1. 本願「王會本」較「彭節本」多「其身皆紫磨金色⁴」，乃意同其第十一願所說：「其形容皆一類金色⁵」，如前所述。

2. 本願「王會本」又較「彭節本」多出「說經行道無異於佛」。意同其第十七願所說：「我作

佛時，說經行道十倍於諸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詳如後數。於後第四十四願重出：「剎中菩薩、聲聞皆智慧成神，頂中皆有光明，語音鴻暢，說經行道無異於諸佛。」文字上相同，疑重複。

一、主旨

往生到極樂世界的眾生，想要穿的衣服，一動念就已經穿在身上。不用人工裁剪、縫紉、染色、洗濯，穿過也不用去擣洗它。

二、差異

文字上的差異

1. 「彭節本」言「國中天人」；「王會本」言「我剎中人」。國土和剎土為同樣的說法，前已解釋，不再贅述。
2. 「彭節本」較「王會本」多「如佛所讚應法妙服，自然在

攝淨土天人願之十三

彭	38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慾得衣服，隨念即至，如佛所讚應法妙服，自然在身。有求裁縫擣染浣濯者，不取正覺。
王	4 我作佛時，我剎中人，所欲衣服隨念即至。不假裁縫擣染浣濯，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表 3-3-13

身」，強調衣著能隨念即時披在身上。

內容上的差異

兩願全文相似，「彭節本」用「如佛所讚應法妙服，自然在身」此句源自「魏譯本」，為「王會本」所無。「應法妙服」⁶原專指合乎法式的袈裟，次指合乎種種法度，且合身適當的衣服。這樣的衣服「如佛所讚」、「自然在身」，此意即為「唐譯本」所言：「如佛命善來比丘，法服自然在體」⁷。佛在世時，到處說法，凡聞而有悟，時機成熟，欲隨佛出家為僧，佛以神通道力曰：「善來比丘！」而該人則「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⁸。此舉見諸佛典不盛枚舉。

西方極樂世界蓮花化身，「清虛之身，無極之體」，但剛往生的眾生，尚存習氣，仍會思衣食，而彌陀以善巧方便，建構此願，使仍有此思之人，應念及至，自然在身。

一、主旨

本願是說明往生極樂國土的眾生，有的雖在凡夫位，但是快樂的感受，如同煩惱斷盡的阿羅漢所受的快樂。

二、差異

文字上的差異

「漏」即煩惱，漏盡，煩惱都斷盡。「彭節本」從反面說「不如漏盡比丘者」，「王會本」直接說「一如漏盡比丘」。

內容上的差異

此願說明極樂國中的眾生，其享樂程度，猶如證得漏盡通的阿羅漢，雖在稱謂上有些許差異，然兩願內容大致相同。

綜合上述，發現在大安法師的分類中，「攝淨土天人願」是包括最多願文的類別，多達十六個。由此可見，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對極樂世界的眾生悲心最重，願力最大。又四十八願的願文特別收攝濁惡的眾生，生處五濁惡世的末法時代，持名念佛，求生西方，是了脫生死的不二法門。（未完待續）

攝淨土天人願之十四

彭	39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所受快樂，不如漏盡比丘者，不取正覺。
王	15 我作佛時，我刹中人，所受快樂，一如漏盡比丘，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表 3-3-14

註釋

1. 龍樹菩薩造，後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大智度論》：「三十二相有二種。一者具足如佛。二者不具足如轉輪聖王難陀等。般若波羅蜜。與布施和合故。能具足相好如佛。餘人但行布施等。相不具足。」CBETA 電子佛典集成，大正藏 Vol.25，No.1509，卷 26。
2. 「那羅延」，（天名）Nārāyaṇa，天上力士之名。或梵天王之異名。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頁1218下。
3.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大寶積經·密迹金剛力士會第三之三》，CBETA 電子佛典集成，大正藏 Vol.11，No.310，卷 10。
4. 國學進士龍舒王日休校輯，《佛說大阿彌陀經·講堂宅字分第十六》，CBETA 電子佛典集成，大正藏第 Vol.12，No.0364，卷 11。
5. 同上註。
6. 「應法妙服」：指僧眾所披之袈裟。應法，謂與法相應而不悖於理。以袈裟之形、色、量三者皆相應於佛制，故稱應法妙服。或以自在如法，稱為應法；自然所得，稱為妙服。無量壽經卷上（大12·269上）：「如佛所讚，應法妙服，自然在身。」《佛光大辭典》，頁6433。
7. 唐菩提流志奉詔譯，《大寶積經無量壽如來會》，CBETA 電子佛典集成，Vol.11，No.0310，卷 18。
8.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CBETA 電子佛典集成，Vol.13，頁 3，No.189，卷 18。
9. 「三漏」：漏者煩惱之異名。統收三界一切之煩惱為三種：一、欲漏，欲界一切煩惱中除無明者。二、有漏，有者苦果之異名，總稱色界無色界，是於色界無色界一切煩惱中除無明之一者。三、無明漏，謂三界一切之無明。丁福保，《佛學大辭典》，頁2492上。

教訊

新北佛教會辦理講習・保障宗教團體財產權

【本刊訊】新北市佛教會為協助寺院處理過去所購置或受贈之不動產以自然人名義登記問題，及協助宗教團體瞭解申請作業流程，9月14日於臨濟護國禪寺辦理講習與座談，邀請內政部前副主任范國廣老師主講「寺院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

新北市佛教會理事達融法師介紹范國廣老師：道教發展基金會副董事長、弘明實驗高級中學副校長，曾任台灣省政府民政廳主任秘書、內政部中部辦公室副主任，有豐富宗教事務的實務經驗，以前參加范老師講習經驗，他都傾囊相授，並以生動活潑方式講解，課後還進行個案輔導，每位學員都收穫滿滿，相信今天的講習對大家會有很大助益。

新北市佛教會理事長如乘法師表示，6月8日總統公布施行《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處理既有宗教團體不動產借名登記問題，以保障宗教團體財產權，為協助各寺院

瞭解相關條件與申請作業流程，特別邀請內政部前副主任范國廣先生主講。如乘理事長呼籲，符合條件、有需求的宗教團體，務必把握時限，在條例施行2年內儘早提出申請，以減少相關私權爭議。

范國廣先生首先表示，新北市佛教會在理事長如乘法師的帶領下，率先辦理此「寺院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講習，來保障宗教團體財產權，新北市佛教會可說是教會組織的模範和圭臬，很令人敬佩。

有關《暫行條例》立法緣由，范老師說明，《暫行條例》肇始於佛教團體向徐國勇部長陳情，可說是為全國廿幾種宗教提出建議。《暫行條例》16條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後，總統公布，可避免公眾集資的不動產淪為私人所有，並減少類似糾紛發生。

6個小時的研習，范老師依四大單元進行：土地建物登記之註記、《暫行條例》16條、不動產辦理更名登記注意事項、寺廟土地清理，提綱挈領的解說，化繁為簡，讓不諳法律條文的聽眾，短時間內掌握條文脈絡與重點。

范老師強調，暫行條例通過後的2年內，符合條件的宗教團體可備妥相關證明文件辦理更名登

記，不能更名者，則辦理限制登記，達到保全宗教團體財產的目的，未來將可減少宗教團體的私權爭訟。宗教團體與不動產登記名義人之間如果有產權爭議，仍必須交由司法確定其權利歸屬。宗教團體若為寺廟籌備處、不動產尚未繳納移轉稅賦或為耕地的情形時，便是在條例施行的10年期間內，以凍結登記名義人處分該不動產權利的方式，讓宗教團體在期間內適法處理借名登記不動產。

范國廣一再強調《暫行條例》的申請、執行時間，申請時間為2年，自今年6月10日至113年6月9日，施行時間為10年，自今年6月10日至121年6月9日。

淨空老和尚讚頌大典·內政部長代頒褒揚令

【本刊訊】台南極樂寺於9月3日舉行淨空法師圓寂荼毗大典，起龕前往大仙寺舉行荼毗，各地信眾約三千名到場追思。

圓寂傳供讚頌大典於9月29日在林口體育館舉行，中國佛教會及各縣市佛教會都有代表出席追思。內政部部长徐國勇在會中代表總統府頒發「褒揚令」，讚揚淨空老和尚愛國衛教的貢獻。

淨空老和尚7月26日凌晨圓寂，享壽96歲，僧臘63載，戒臘60夏。淨空老和尚畢生專弘淨土為主，講經說法歷時62年不間斷，效法釋迦牟尼佛普行教化。老和尚首倡「佛教」乃「佛陀教育」正名之說，亦即「佛教是釋迦牟尼佛對一切眾生至善圓滿的教育」，用深入淺出的方式，開示佛陀教育的真實義。

林定三獲旭日雙光章·近期致力植物肉技術

【本刊訊】甫獲日本政府頒發「旭日雙光章」、工研院顧問林定三先生於9月21日下午參訪善導寺，拜訪董事長如乘法師，參觀藝文館、舍利殿，驚喜善導寺所珍藏之書畫，敬佩道場對佛教藝術的重視與經營。

如乘法師介紹藝文館在師父了中老和尚的用心規劃下，將珍藏的字畫重新整理陳列，獲得更好的保存，未來將進一步出版書畫冊。如乘法師進一步說明舍利殿供奉的佛像與祖師像：1895年，日本淨土宗台灣征軍佈教師橋本定懂師來台佈教，在萬華創立淨土宗佈教所。1929年田村智學遷移至本寺現址，供奉善導大師及法然上人法像。後大雄寶殿落

成，迎阿彌陀佛聖像供奉於大殿。

林定三先生表示，每次回到臺灣必定參訪十方學舍，聆聽如乘法師開示，都有很大的收穫。這次回台特地來善導寺拜訪，今日在如乘法師的介紹與解說下，很歡喜重新認識台北首刹善導寺。下個月會再參訪彰化十方學舍，希望如乘法師能撥空開示。

林定三表示，他在2016年獲頒日本食文化海外功勞獎，當時他有幸能與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會面，並獲頒獎及鼓勵，這是他此生最大的榮耀，更榮幸獲頒旭日雙光章。他會更努力在台灣、日本推廣農產品及食文化交流，並創造兩國互利、雙贏的局面。

9月14日，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大使泉裕泰頒發「旭日雙光章」給予林定三，感謝他長年在台灣推廣日本食文化。泉裕泰表示，林定三自2006年引進日本米在台販售，迄今仍在台灣知名百貨大力推廣，且已販售多達180種以上稻米品種。他謹代表日本民眾表達由衷感謝。

林定三出身宜蘭，自幼生長在農業環境中，至日本和美國進修後，投身於畜牧飼料、牧草、冷凍蔬菜與加工食品貿易業。在推廣米食過程中，更深

入了解臺日兩地在稻米耕作上所遇到的瓶頸時，讓農友能運用工研院智慧農業科技與生態材料技術，克服農業上的各種問題，打造永續農業。

林定三近期更致力響應農業淨零碳排趨勢，積極創造工研院與業者共同研發的「低碳植物肉商品技術」，與日本的井飯品牌集團及企業合作，讓具備低碳、健康又營養的植物肉和特色米漢堡，有機會成為日本國民美食的新選擇。

懷仁基金會捐款東基·助台東癌友醫療需求

【本刊訊】三峽普賢寺、台東大佛寺開山住持暨佛教懷仁基金會董事長宗道法師9月16日親至醫院捐贈兩百萬元，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執行長呂信雄代表接受。

東基「盼望樓」（癌症醫療大樓）2020年完工啟用後，放射治療等多次性的癌症治療終於可以滿足在地處理的需求。但獨缺正子儀，需要做這項檢查的台東癌症病人仍需抱著病痛到外縣市檢查。

宗道法師從網路得知東基正籌募這項重要的癌症常規檢查儀器，為讓台東癌症診斷能完全在地化，款捐協助購買正子儀。

服務專欄

新書推薦：《聆聽的力量：臨床哲學試論》

作者：鷺田清一

譯者：林暉鈞

出版社：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2022年0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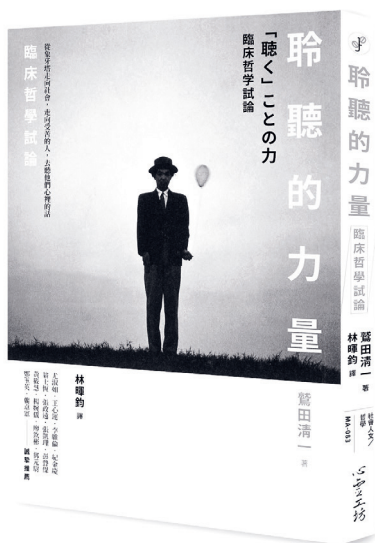
走向社會、走向受苦的人，去聽他們心裡的話「聆聽」，能開闢一個空間，讓說話的人得以理解自己。日本臨床哲學創始者鷺田清一認為，這也許是讓現代人從苦痛中解脫的方法之一。

《聆聽的力量：臨床哲學試論》一書從哲學審

捐款鳴謝

十方學舍	10,000元
台北彌陀寺	5,000元
妙祥禪寺宏宗法師	5,000元
三寶弟子	500元
陳威融大德	500元
陳世桓大德	500元
徐豐家大德	200元
徐薪和大德	200元
Co Co	200元

海潮音雜誌 謹誌
111.09.30



時的沉思空間。

所謂臨床，指的是各種受苦的現場，包括身心醫療、長期照護、教育等領域。臨床哲學並非醫學，不以治療為目的，而是和受苦的人一起扛起問題，一起分析、理解、思考，進而從問題的內側克服問題、找到力量。

只有「說」、沒有人「聽」的話語，是不可能存在的。鷺田清一探討「聽和說」的各種面向：目光、聲音、Timing、碰觸、自我與他者的距離等。

作者鷺田清一臨床哲學的基本論述，以哲學展開社會改革的出發點。這位走入人群的哲學家，期望打破哲學與大眾間的壁壘，讓哲學家與受苦者共在、共生、共苦、共思。

視醫療、臨床、社會、教育等面向，創發亞洲臨床哲學的經典。書中收錄日本攝影大師植田正治攝影作品，開啟閱讀